

情感天地

大寒暮色

大寒，是一年里二十四节气中最后一个节气。它带着凛冽的寒风，预示着一年中

最寒冷的时光。而在这大寒时节，暮色更添了几分独特的韵味，就像一幅静谧而深沉的画卷，缓缓铺展开。

当夕阳西下，大寒里的暮色便悄然而至。空中不再有白日那般明亮的蓝，而是被一层淡淡的灰蓝色笼罩。那些枯黄的草丛，在寒风中发抖，却依旧顽强地直

立着。它们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很长，像是在诉说着对生命的执着。

村庄里，炊烟袅袅升起，与暮色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幅温馨的画面。家家户户的窗

户上，透出暖黄的灯光，那是家的温暖在呼唤着在外劳作的人们。人们匆匆赶回家，脸上带着疲惫，但眼中却闪烁着对家的渴望。暮色中的村庄，没有了白日的喧嚣，只有偶尔传来的几声犬吠，打破

了这份宁静。而那犬吠声，也很快被暮色吞噬，只留下一片空旷而深邃的寂静。田野里，麦苗被厚厚的积雪覆盖，它们在大寒的怀抱中沉睡，等待着春天的唤醒。

暮色中的雪地，反射着微弱的光芒，像是给大地披上了一层银白色的纱衣。脚踩在雪地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那是冬日里最质朴的乐章。偶尔有几只麻雀从雪地上掠过，它们的身影在暮色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为这寂静的田野增添了几分律动。

河面在暮色中，闪烁着黯淡的光。河水似乎也感受到了大寒的寒冷，没有了往日的奔腾，静静地躺在河床之上。河岸边的柳树，枝条光秃秃的，却依旧保持着优雅的姿态。暮色中，柳树的影子倒映在水面上，与冰面的光影相互交织，构成了一幅静谧而美丽的画面。偶尔有几片雪花飘落，落在结冰的水面上，发出轻微的“噗嗤”声，那是冬日里最细腻的音符。大寒里的暮色，是寒冷也是温暖的，是寂静也是生动的。它就像一位历经沧桑的老人，静静地坐在岁月的长河边，诉说着过往的故事。在这暮色中，我们感受到了时间的流转，也体会到了生命的坚韧。大寒虽寒，但暮色中的那份宁静与美好，却足以温暖着我们，让我们在寒冷的冬日里，也能感受到生活的希望与诗意。

而我也早已过不惑之年，再也回不到那个年少时代。在寒冷的大寒暮色里，我经常站在一处发呆，想想过往之事，虽有得失功过但心里还留点余温，也是人生很惬意的事。人生恍若梦境，悲欢离合缘聚缘散，皆为人生之造化。过了大寒节气，再过一段时间就是春节了。这也意味着冬去春来，等春风吹过那将是一片生机勃勃，一片绿色。也许这段寒冷的时光，阳光是冬日里最好的礼物。在这美好的大寒，记忆里也是农村最热闹的时刻。人们都在准备过年，洗晒被褥、采购年货，鸡鸭鹅等都纷纷成了人们的盘中菜。腊肉、熏肉、猪肉，也一应俱全，春节是一年里最隆重的节日。

夜幕降临，大寒里的暮色便悄然退去，留给我们的的是无尽的遐想。而那些在暮色中发生的故事，依然记忆犹新。路过的人和经历的事，都会随风飘散，只等来年春风依旧笑迎桃花处处盛开。

(叶远钦)

人生百味

田园旧梦

从乡下的日月风霜里走出来的人，不管到哪里，内心深处的角落也会栖息着一份亲切的乡情，记忆里留存的也总是那些如诗如画的田园之美，带着天然的滤镜，模糊了那些艰苦和贫乏，走在他乡的繁华热闹里时而想念昔日的田园风景。

一棵树，一片青菜，一盘食物，渐行渐远的锅灶……无意中看到的事物都可能成为一阵春风，一下子就吹醒了深藏在内心深处的田园乡情。

看到有人晒了一组农家图，鲜翠的小菜园，烟火熏得黑乎乎的老式锅灶，鲜味跃出屏幕的韭菜炒鸡蛋。久久地凝视着，一种无言的亲切，有穿越时光之感。

那黑乎乎的老式锅灶厚朴沉静，荒寒岁月里，那是一家人温暖的依靠。从前在乡下生活过的人，对这样的锅灶总会有着一份特别的情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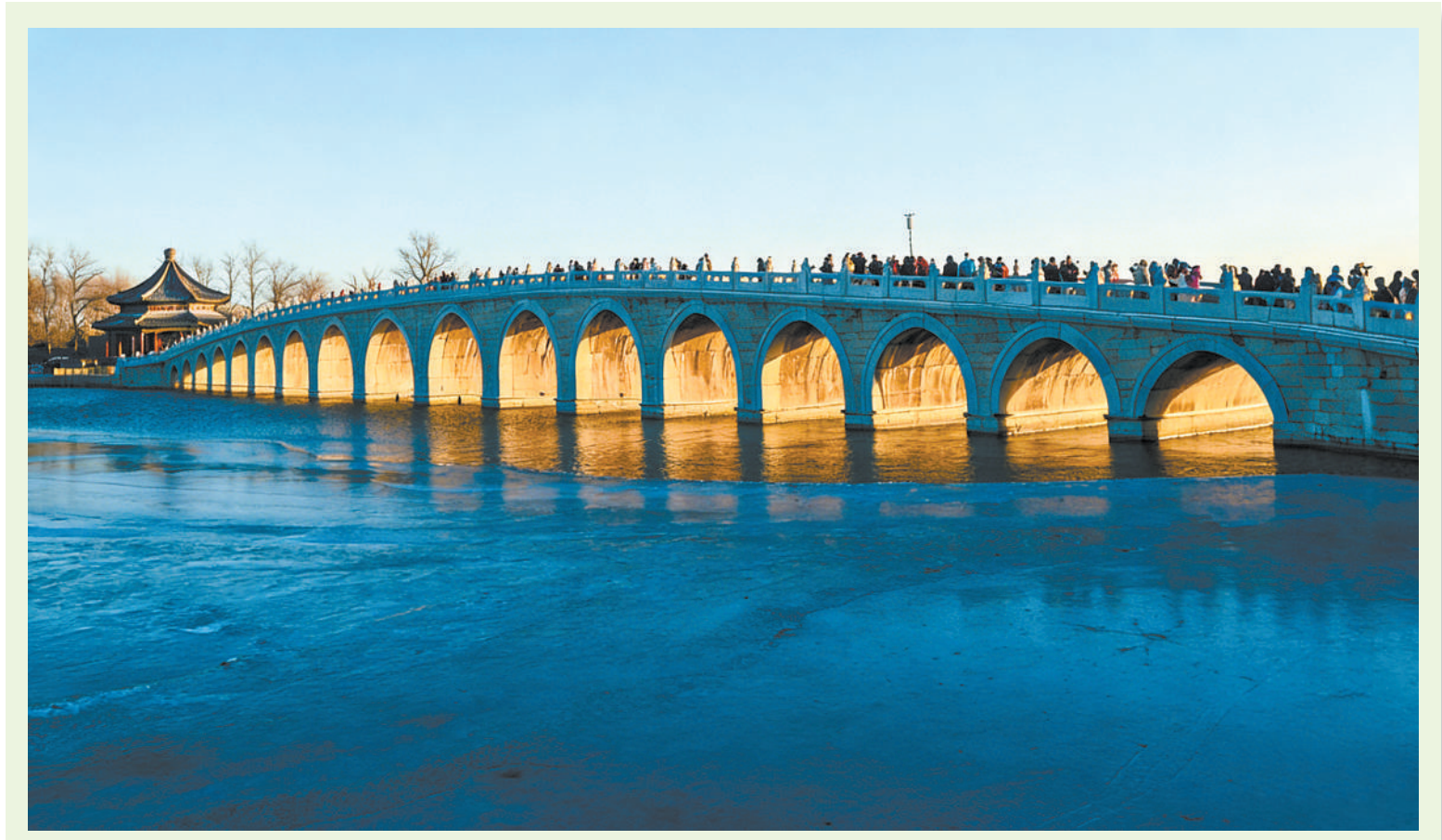
饭桌也搬到了灶屋里，窗外冰天雪地，灶

我是吃着柴火地锅灶的饭食长大的，乡下老家里的灶屋依旧是少时岁月的模样，光阴变幻，那些熟悉亲切的锅灶、盆碗锅勺、桌椅板凳在时光里始终安安静静，无论我们走远还是归来，总是无声地守候着静谧的家园。

少时的生活简陋，没有取暖的设备，而冬天又很冷，那时候我们总是争着要去灶前烧锅，一顿饭烧下来，人坐在灶前就像坐在春天里，暖融融的。还可以在灶里烧点吃食，两块红薯，一把花生，很是有趣味。冬天虽然冷，因了这样的暖和趣味，每每甚是期盼。

要是天空再纷纷扬扬落着雪花，那就更增添了一份美妙的诗意。这时候，忙忙着往灶屋里储存一些柴火，柴垛就在院子里西北角上，大人小孩一趟趟迎着雪花往灶屋里抱着，笑嘻嘻的，一片热闹。灶后的地方塞满了柴火，心里暖暖的踏实。

罗时东 摄



艺苑

金辉染桥

罗时东 摄

思想火花

幸福与年龄

幸福是个很微妙的字眼，很丰富又很简单，很宏大又落到细节中，难以描述又很具体。所以一直以来，幸福这个话题都是我们百谈不厌的，而且始终没有标准答案的。正因为如此，关于幸福的讨论才更有趣。

我想说说幸福与年龄的问题。在我看来，幸福会随着我们的年龄而变化，并且逐渐成熟。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对幸福有不同理解，有多少种人也就有多少种幸福。忽略这个“不同”，单说说人们的普遍共性，这样更能比较准确地诠释幸福的含义。

如果有人问你，什么年龄阶段最幸福？你肯定说：小时候！的确，“小时候，幸福很简单；长大了，简单很幸福。”孩子的心愿很简单，而心愿得偿是快乐和幸福的主要来源。孩子得到了糖果，得到了礼物，跟伙伴们开心地玩，得到父母的爱，就是最幸福的事。

孩子的幸福就是一个个放飞的氢气球，五彩缤纷，轻盈自由，纯粹简单，没有任何附加的东西。这个年龄阶段的幸福，是人生中难得和

幸福驿站

象棋

这象棋放在老屋东墙的橱顶上，一方木盒，暗沉沉的，像是被岁月浸透了。我不记得它是什么时候在那里的，似乎从我记事起，它就在那里，像墙上的一块不言不语的影子。父亲并不深谙此道，至少我从未见他与人对弈过。可每隔一段日子，他总要搬了凳子，踩上去，小心翼翼地将它捧下来。这时，他便不再是那个为生计匆匆的农夫，而像一个信徒，面对着一件庄严的圣物。

他总是先吹一口气，拂去那并不存在的灰尘，然后才打开盒盖。一股陈年的木头气息，混合着干燥的、类似谷仓的味道，便幽幽地散出来。棋子是木质的，车、马、炮都磨得温润了，棱角处透着人手摩挲出的微光。他将它们一枚一枚取出，在褪了漆的旧桌面上摆开，并不按棋局，只是排着，像检阅一队沉默的老兵。他的手指粗大，关节因常年的劳作而微微变形，捏起那小小的“帅”或“卒”时，却显出异样的轻柔，仿佛怕惊醒了棋子里的什么魂灵。

那时我是不解的，只觉得无聊。在我眼

里，它们不过是些不会动的木块，还不如一只叫的蟋蟀，或是一把新削的木头手枪有趣。我曾趁他不在，偷偷踩上凳子去够。盒子比我想象的沉，揭开看，里面除了棋子，还有一张折得整整齐齐的、黄脆的纸。纸上用毛笔写着一些字，字迹有些稚嫩，却很工整。我那时认不全，只依稀记得开头是“楚河汉界，鸿沟分明……”像是棋谱，又不像。正想看个究竟，父亲的脚步声在门外响起，我慌忙合上，心怦怦跳着，像做了一件极坏的错事。他进来，看了看橱顶，又看了看我，什么也没说，只是眼神里有一种我那时读不懂的、悠远的静默。那静默比责备更让我不安。

后来，是母亲在一个闲谈的午后，无意间揭开了谜底。那棋，原来是祖父的。祖父读过几年私塾，在村里算是“秀才”。他爱下棋，也教儿时的父亲识字，教的不是“人之初”，竟是棋盘上的字。那张黄纸，便是父亲最初写的“课本”，上面是祖父一笔一画写下的棋子的名目与行棋的规矩。祖父去世得早，他留给父亲

的，没有田地房产，只有这一盒象棋，和这页薄薄的、墨色已黯淡的纸。

“你爹哪里是爱下棋呢，”母亲轻轻叹了口气，“他是忘不了教他认第一个字的人。”我忽然全懂了。懂了那手指的轻柔，懂了那日光的静默，懂了那无言的、一遍又一遍的检阅。那不是

在摆弄棋子，那是在抚摸一段湮灭的时光，是在与一个早已不在的身影，进行着一场无声的对话。棋子走过楚河汉界，便能攻城略地；而父亲守着这盒棋，便仿佛守住了那条渡他回到过去的桥。那棋盘上经纬纵横，对一个孩童来说是游戏的疆场；可对父亲而言，那是他与父辈之间，唯一不曾被生活风霜截断的、温暖的“通道”。

如今，老屋已翻新，许多旧物都散失了。那盒象棋，却依然留了下来。

我知道，有一天，我也会成为那个将木盒捧下来的人。当我的手指触到那温润的木棋子时，能感受到一种比语言更悠长的东西。

(魏益君)

屋里却是暖融融，热热闹闹的，一家老小围坐在桌边，你一句我一句地闲聊聊着，一会是笑声，一会是吵闹声，桌上的饭热气腾腾。

饭食简单，都是自家田里的，小麦馒头，红薯稀饭，萝卜粉条，豆腐白菜。单调清素，但味道却让人念念不忘，尤其后来在外生活，很多饮食上的喜好都来自少时。

有一年冬天，很是想念少时的红薯稀饭，就买来红薯按照从前的方法熬煮，无论如何却煮不出少时的味道。突然想到，原来是锅灶的缘故。从前的红薯稀饭是用柴火锅煮的，灶火熄后，还有余烬，真是那余烬的温度让简单的红薯稀饭有了醇香绵远的味道。

斜阳墟落，依依炊烟，乡下人家，一方小院子，绿竹幽径，几棵茂树，两三畦青菜。风吹庭院，溶溶漾漾，清静安闲，时光也像沉醉了，悠悠长长的曲调，是一首要唱到天荒地老的田园诗。

(耿艳菊)



《冬日欢歌》

群鹤嬉戏寒水间，冬日欢歌满雪郊。

拍客：李海波



《传承》

舞枪弄棍，传承武术。

拍客：穆平



《黄山松》

雪覆黄山松，银装映晓光。

拍客：王会舜



《振翅起舞》

白鸳振翅，凌波起舞。

拍客：李昊天

诗路花语

问答

你问我答

有可能

答非所问

有问必答

也许是

情非得已

口若悬河

滔滔不绝

是真话

还是谎言

惟自知也

或者是

无关对错

仅仅只是

一种表达而已

有时沉默

就是一个最佳答案

就是一种最好的

回答问题的方式

(周家海)